鮚埼亭集外編

結埼亭集外編卷十四

鄞 全祖望 紹衣

祠堂碑

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

吾鄉遠在海隅隋唐以前儒林闕略有宋奎婁告瑞大儒之教徧天下吾鄉谿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庇民葺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然其道猶未大也淳熙四先生者出大昌聖學於句餘間其道會通於朱子張子呂子而歸宿於陸子四明後進之士方得瞭然於天人性命

之旨四先生之爲海邦開羣蒙者其功爲何如哉四先生立身居官大節巋然如峩眉天半固無庸以多述惟自後世紛綸於德性問學之門戶而所以論四先生者並失之雖然是乃世人不讀書之故耳予嘗觀朱子之學出於龜山其教人以窮理爲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以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爲玩物喪志是卽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於上蔡此語本之黃氏日鈔其教人以發明本心爲始事此心有主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是卽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於聖學

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獻之傳聚於金華而博雜之病朱子嘗以之戒大愚則詆窮理爲支離之末學者陋矣以讀書爲充塞仁義之階陸子輒咎顯道之失言則詆發明本心爲頓悟之禪宗者過矣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後不惑固非可徒以泛濫爲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則本於孟子擴充四端之教同時則正與南軒察端倪之說相合此語見朱子語錄心明則本立而涵養省察之功於是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頓悟者所云百斤擔子一齊落地者也是以廣平兄弟縣有所省而廣平曰學非可以一蹴而至

也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其亦可以弗畔矣則廣平方且以頓悟戒學者定川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闇過自訟不敢苟安其刻厲如此乃由艱苦而成者慈湖齋明嚴恪非禮不動生平未嘗作一草字固非恃扇訟一悟以爲究竟也絜齋教人以自得而謂吾心與天地相似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其全功可知矣（四先生中慈湖稍近頓悟特其立言之偏至其制行則大醇當略其言而觀其行）世之學者未嘗窺見前輩之根柢即其流傳之失實者妄施議論其惡乎可朱子謂浙東學者皆有爲己之功持守過人而微嫌其讀書窮理有未備其實不然慈湖於諸經皆有所著垂老

更欲修羣書以屛邪說而未就絜齋謂爲學當通知古
今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廣平經術深於
詩禮而尤爲吾鄉說詩大宗定川與東萊兄弟極辨古
今閎覽博攷晚年雖病中不廢觀書是四先生皆以持
守爲本而從事於擇識以輔之其致功之次第歷然可
攷也總之古人爲學其途徑所發軔或不能盡同然究
竟則必無相背而馳者朱子嘗自言目前爲學緩於反
已反以文字奪其精神其惟恐流於口耳之弊如此所
以不墮於支離也四明之學正不敢於方寸澄然之後
忽其致知格物之務此所以不流於頓悟也然則其殊

途而同歸者總所以求至於聖人而已吾鄉湖上舊有四先生祠明嘉靖中所立也予嘗偕同學諸公會與其中而為講會焉時學使方山舊有碑其文未足以發乃更勒石以記之

四先生祠堂碑陰文

嘗讀宋史於陸子傳中祇推四先生能傳其學而凡槐堂之子弟不豫以四先生能得陸子之學統也顧四先生皆導源於家學其積力已非一日及一見陸子即達其高明廣大之境相與神契而無閒閒嘗攷之慈湖之父通奉公諱庭顯以處士為後進師廣平嘗自序其學曰

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老楊先生卽通奉也廣平嘗切磋於晦翁講貫文獻於東萊而自序不及焉直以通奉鼎足張陸則其學可知矣陸子銘通奉墓亦云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楊公一人而已融堂謂通奉與物最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省過最嚴毫髮不宥至於泣下是慈湖過庭之教所自出也定川之父簽判公諱銖學於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王稱其忠信質直容止莊敬衣冠端嚴造次必稽孔孟之言是是非非無曲從苟止孝修於家行尊於鄉面箴人失退無後言其高弟舒烈作行狀謂簽判之事焦先

生極恭其後諸生所以事簽判一如之雖已極貴然莫敢廢簽判家法是定川過庭之教所自出也廣平之父通直公諱黻最與童公特之講學相睦子銘其墓謂其溫恭足以警傲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吝之心蓋亦學有原本者童公故龜山弟子也遂爲廣平婦翁絜齋之父通議公諱文予曾見其甕牖閒評一書特說部耳至其折節忘年問道於定川因使絜齋嚴事之則知其從事於躬行之實非徒洽聞者流也然則四先生自其幼志學之時已早得門內之圭臬而由之況又親師取友徧講習於乾淳諸大儒而去短集長積有層累及其摳衣

陸子之門遂登首座固其所也夫師明道兄弟者必推本於大中論康節者上及古叟宗建安者不遺韋齋則四先生之所自出可以置之不問乎爰語同學諸生令別治粟主於後堂而祀之而稍爲捃摭其言行之大畧鐫之碑文之陰使後之人有攷焉

巾子山張太傅祠堂碑

厓山三大忠臣祠倡議於羅一峯成於陳白沙而任之者陶自強也吾鄉侯濤山東巾子山爲當時張太傅自臨安入海駐營之地而未有祠并志乘亦不載其事何其闕也況太傅之在是山非偶一駐營於此漫不足爲

輕重者比范文虎以伯顏軍至皐亭山太傅請移三宮入海而與文丞相合背城一戰陳丞相以議和阻之太傅遂提兵東渡由慶元抵昌國營於是山其意葢已辦閩廣再造一局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卞彪故降將太傅以為反正而來從巳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致國英旨太傅大怒斷其舌磔之山中軍士感憤泣下誓共求宗室以謀恢復於是太傅探得楊駙馬以二王至溫陳丞相出會之陸侍郎蘇統制俱赴之遂出蛟關沿海入覲共豫定策事而二王之局以成文丞相指南錄雖於太傅不盡諧然於閩廣再造則以為太

傳一人之功雖陳陸諸公辟隸秉忠赤而非太傅以宿將重兵握其樞則其事不可集顧太傅之所以鼓三軍之氣而扶九鼎之繫者莫過於巾子山之一磔能使爝火重照死灰復然當是時趙孟傳以宗室子舉慶元獻冊籍句餘城郭黯然無色豈知金鼇背上尚有人焉大聲一呼白虹貫日是丹山赤水所以洒辱而二王一綫得延之自也而袁清容纂延祐志以其父爲元之降臣於太傅之遺蹤畧焉至今未有及之者謬矣嗚呼國家不能長存而不亡忠臣志士成者一而敗者九顧其所以長存而不敗者此配義與道之氣塞乎天地之閒太

傳之精魂如行地之水無所不至而況厓山宮闕與是

山塹褰尤其神明之所惓惓者乎予乃與蛟關父老議

立祠以祀之而勒文於石巾子山者與候濤山對雙闕

如門障蔽洪濤其下有洗馬池宋高宗航海時多葬侍

衛軍卒於此者也其銘曰

桓桓太傅來自臨安兮手磔降人投之蛟關兮展轉東

甌逐日維艱兮候官一隅扶墜天兮跟蹌東港而淺灣

兮崎嶇謝峽而碙川兮沉香千兩焚厓山兮平章港口

瓣香殘兮赤坎之村埋血殷兮忠魂騎鯨任往還兮時

來此閶闔長歎兮卞彪之骨化爲老鰥兮春網登之薦

豆邊錄

謝高士祠堂碑

四明洞天之勝自謝高士遺塵著而山中未有遺塵辦香之地南宋時史丞相直翁歸老湖上營眞隱觀於竹洲即摹九題之勝於觀中而請御書洞天之額以寵之乃特立遺塵之祠遺塵未嘗居湖上然既摹九題則祠之亦所不容已者也四明東七十峯之脈散布於城外而實以湖上爲鼇飛泉伏流俱歸於此澄波凝碧遙接蔚藍之山色以相茹吐遺塵有知其亦顧而樂之矣顧自眞隱觀旣圮而祠亦廢志乘中皆莫能詳其事何其

漏也予讀直翁集始得其槩惟竹洲之歸於先宮詹公嘗欲復九題之勝而不克易主之後遂爲菜園今竹洲復歸於予予之力不特不足望直翁并不足望先宮詹公而欲以漸振之乃先爲小屋三間以奉遺塵菴祠存而九題之勝可遡也夫遺塵固世外寂寞人也以直翁之乎泉而爲之祠廣廈高軒朱簾翠幙或未必當山澤臞之意今以予之窮擷若荄薦昌陽反足增湖上一佳話也予讀宋人張武子鄭中卿九題之作以及放翁四明洞天詩皆與直翁唱酬而成乃湖上之掌故非眞四明山中之景也近修四明山志者不加攷證牽連混入

山志載直翁青樨之作而又訛其名爲史洮山靈貽笑至今齒冷嘗欲別輯竹洲眞隱觀志以記湖上洞天之顛末而未果也故因祠碣而并及之

聞尚書祠碑

明故吏部尚書聞莊僖公以減廣德湖田之稅湖民德而祀之其祠巋與副使陳公之祀同時而起嗚呼湖田之厲起於樓异甚於仇悆今湖上尚有樓太師豐惠廟而悆亦得食於學宮果爾則聞陳之祠不必立也尚書生平頗不爲吾鄉士論所重幾幾與慈水趙尚書並稱以爲嚴氏之私人至今雖三尺童子皆能道之予嘗攷

之明世廟實錄旁稽野乘則固有不盡然者尚書在朝時不能廷爭其咎固無可辭而謂其阿附屈節如慈水則無之至實錄且言尚書於嚴氏繼多齟齬以此卒去其位然則尚書特不能挺身與嚴氏抗而固多不遂其意者非果俯首其門下者也而里社流傳遂多已甚之詞論世者不可無以別白之同時吾鄉大老祇張文定公與先侍郎可無疑議屠簡肅而下如東沙如東明皆不能無濡足於嚴氏以君子守身之義言之均當引咎無辭而尚書蒙謗獨甚其亦不幸也夫雖然尚書之於鄉里能減徵以舒困以視仇念之但知加稅以媚國而

不顧民患者則天淵矣西成報蜡尚書之祀當與白鶴諸公同為湖上篤祜是不可謂非明德之馨也先宮詹當日嘗為尚書清神道之荒蕪予之為此碑也固不敢有溢詞然於尚書之定論竊自以為得之

旌忠祠碑

世祖章皇帝定鼎褒卹前明甲申殉難文臣十有九人浙中得其六而吾鄉陳恭潔公其一也禮臣遵奉明旨各建祠於其里春秋祀祭特撥地七十畝贍之於是有司即公之別業舊所稱娑羅園者為祠以時夫人祔而麗牲之石至今未備予自髫年拜謁祠下其後奔

走風塵久未過之會罷官歸諸陳多以碑銘見屬又惡敢辭陳氏爲宋元祐黨人文介公裔衣冠極盛其最著者四傳而爲文定公槩又數傳而爲大儒習菴先生塤至明而爲漕運侍郞濂至明亡而公出焉甬上世家之盛所未有也公生平顚末已見於明史傳中予不復述董戶部守諭哭公之詩曰惟其不好名殺身乃獨眞旨哉言也不特可以知公投繯之心事并可以盡公歷官之心事者也三垣筆記言公自川中反命歸里將赴京夜夢搵衣於文山祠下文山趨而掖之曰公乃我輩中人也邀之同坐公不敢當文山固掖之醒而以爲異事

時國事已不支公戒行有日忽延畫師寫眞容峩冠褒
衣客或問之曰何匆匆中作此公歎曰是叱馭而行之
日也生還其可望耶葢公已知廟社之必亡成仁取義
素定胸中故志壹動氣而文山之精爽臨之其時同難
吳太常公磊齋亦嘗夢中聞戴山劉公爲誦文山零丁
詩句卒成先兆而公則更親接之是又何須太人之占
而後了然哉公之遺文亂後盡失林高士荔堂求得其
滇中草一卷葢司理任中所爲也忠臣固不必以文傳
而滇中之一峰一洞公品題之始徧又何其多情也今
祠中之蔚然而秀者乃公平日觴咏優游重之以

聖朝之大典雖橋山碧血左右龍髯而枌社所在豈遽忘情陟降之靈陳氏子孫其敬之哉

王節愍公祠堂碑

王節愍公祠祀舊肖像於荊公重恩閣及天封寺予謂是以寄公草草將事也乃議爲別立祠於湖上而附以公子駕部之杖嗚呼節愍父子再世死國世所稀也其再世知吾鄞縣而死國則世尤稀然節愍之死褎崇洊至而駕部之死則世多譸言之者愚竊以爲不然夫死忠一也節愍死於甲申則以爲忠而卹之駕部死於丙戌寧竟以爲逆而棄之說者以爲節愍死於闖賊而

聖朝逐賊卽加恩於死節諸公則駕部之抗命爲過是又非也夫所以加恩於異代死節之臣者以敎忠耳是駕部必不負故國而後不負其父必不負其父而後不負

聖朝蓋節愍得駕部而其被卹愈無媿然則其附祀也亦何嫌疑之有駕部諱之栻字瞻卿節愍公次子也少隨侍在吾鄉節愍最愛士凡鄞人之秀者咸出入其門駕部多與之厚故自下不守駕部東走來鄞截江之役監國令以墨衰任車駕主事知鄞縣事其制詞曰以汝父之遺愛望厥子之世忠駕部哭而受命已而見江上

事不可爲辭去入閩閩人仍令管車駕事而閩事亦壞復返鄞閣部朱公守金華以檄招駕部乃爲之練兵於武義兵敗入山中謀再舉被執死之駕部之在吾鄉五日京兆耳然吾鄉以節愍之故甚愛戴之聞其死也皆泣下每祭節愍必以駕部配其後者老漸喪始闕其禮而并知其事者稀矣嗚呼碧梧翠竹乃與甘棠之愛竝成故國之喬木節愍之澤爲何如哉伏念
聖朝之脩明史自丙戌以前死者皆得錄則駕部固應登於節愍附傳又何害於附祀節愍之事已備詳於明史故不紀但紀駕部事以補史闕

尚書前浙東兵道同安盧公祠堂碑文

明故兵部尚書督師同安盧公諱若騰字牧舟嘗持節巡守浙東兵備駐節吾鄉遷去需次次年而北都亡南都命以都御史撫鳳陽未行南都又亡閩中晉獨座逾年又亡公飄泊天末以一旅思維國祚卒死絕域天之所廢莫能興也公家閩中之同安而二十年栖海上邱園咫尺掉頭不顧深入東寧幾如陳宜中之死暹羅蔡子英之投漠北故鄉墳墓且如此況吾鄉特其幕府所在能必其魂魄繫之也哉雖然忠義之神明固如地中之水無往不徹者也而況吾鄉之遺愛尤有不可泯者

公駐寧時以天下方亂練兵無虛日已而有雪竇山賊私署年號潛謀引東陽作亂之徒乘機竊發公不大聲色授方畧於陸太守自獄而定之故婺中塗炭而甬上晏然其撫循罷民尤爲篤摯稍暇則與士子雅歌投壺論文講業迄今百年浙東人思之不能忘而吾鄉尤甚初合祀於蔡觀察報恩祠中尋卜專祠奉之方公以思文之命撫軍永嘉甫至而事勢已瓦解徘徊鎮下關嘗浮海至翁洲因閒行入大蘭諸山寨吾鄉父老壺漿上謁公垂涕而遣之及海上之局同袍澤者吾鄉巨公最盛閣部則錢公止亭沈公彤菴列卿則馮公簟溪張公

蒼水陳公道菴臺省則董公幼安紀公衷文皆以中流擊楫之蹤與公最睦諸公淪喪殆盡晚歲獨與蒼水同事最久嘗見林門有閒使至寄聲問曰賀監湖邊棠樹生意得無盡乎然則甬上之爲桐鄉固公身後之所勿諼也嗚呼公膺六纛之任蓋在國事旣去之後雖丹心耿耿九死不移更無可爲前此一試於吾鄉者不足展其底蘊也而已足垂百世之去思故曰亡國之際不可謂無人也明史開局以來忌諱沉淪漸無能言公之大節者聊因祠記而發之

翁洲劉將軍祠堂碑

大兵之下江南也望風而靡所向幾不血刃其最難下者江西之贛州江南之江陰涇縣吾鄉之翁洲卽 大兵亦皆以爲出於意外贛州以楊萬二督師聯絡諸省援兵猶足以支久江陰涇縣則難矣然尚與江湖聲息相近也豈若吾翁洲之彈丸絕島哉然而殘明一綫實寄於此其關係至與厓山等斯亦奇矣翁洲文武死事諸公極多可攷者二十七人而城守之力則劉公世勛一人任之爲尤烈初 大兵之分道下也定西侯張名振以蛟關天險數舟扼之卽不得渡故令蕩吳伯阮進邀擊於大洋以將軍城守而自奉王揚聲擣松江以牽

制之定西甫去天忽大霧　大兵乘順風逕渡無知之者蕩吳急出兵用火攻而返風竟自熸　大兵遂直抵城下

聖朝之得天固非人力所能施也將軍料簡城中步卒尚五千麾下死士五百居民助之乘城而守屢攻屢卻八月二十六日開門詐降內伏大炮受降者爭先入伏發擊殺千人　大兵愈怒急攻然終不克先是城中別將邱元吉金允彥密約為內應顧不得閒二十八日遂縋而出降且言將軍嚴守狀乃再益兵九月二日大炮如蝟城雉盡壞將軍乃朝服北面望海拜謝自刎嗚呼

烈矣翁洲一城之流血以將軍故而居民至今趨其祠春蘭秋𦬊禋祀恐後夫非其精忠之所感歟將軍字肩之南京人也解褐自右科進士歷官都督僉事助防翁洲𠐿陳雄畧黃斌卿不能用監國駐師進安洋將軍平居好史籍嫻吟咏稱儒將云

桓谿全氏祠堂碑文

吾全氏出自周官泉府之後以官爲氏其後以同音通於全據國語隗姓之分亦有潞洛泉余滿五氏然全氏之所出非隗也或曰全之本姓爲王漢元后之族屬以避新都之亂易姓如輔果或曰殷王高宗之後爲全先

公攷正世譜謂二說皆無據全氏之著名於舊史者自東漢桂陽太守柔始其子大司馬錢唐侯琮以助伐起孫吳尚主於是江左戚里莫如吾家大司馬兄子衛將軍永平侯尚以王舅諸子鎭北將軍都亭侯緒以東關破魏功臨湘侯懌以襲父業都鄉侯吳以國甥其餘如端如翩如緝如靖如禕如儀如紀如熙皆以侍郎都尉典兵宿衛旣而孫綝擅政壽春失援臨湘與諸弟諸子入魏永平誅權臣不克遇禍全氏始衰至劉宋而光祿大夫孝寧侯景文繼之至陳而水部郎綏繼之孝寧以前多用功業起家水部始以經術爲易詩宗雖七錄有

吳太史令範亦著風氣占法諸書然方技非儒林也臨湘之入魏也諸子弟皆封爵故河北全氏不下江左其後高齊有黃門侍郎元起唐末有雄武節度使中書令師朗王蜀之勛臣也又有金州防禦使師郁仕孟氏世爲商洛豪宗舊譜指北史諸泉泉企父子爲臨湘之後謂其改姓不知全氏之由泉而改非泉氏之由全也入宋而商洛之族阻兵被夷而江左全氏復盛葢自吾始祖侍御府君上溯之至桂陽其世二十有七府君諱權仲衡其字宋太平興國中進士累官侍御史知青州以其太夫人于氏憂遂不復出府君之父中書令大賢吳越時

掌國政至是尚存府君奉父由錢唐遷居鄞之桓谿娶
相氏生二子長鼎次組而鼎爲明州學錄故府君來鄞
其卒也葬於溪上之沙渚其時府君弟與亦遷越之東
浦無子以組爲後越六世爲宋理宗之母家追封曾祖
以下則有若太保唐公安民唐公子爲太傅越王份越
王子爲太師申王大中太師徐公大節徐公卽宋史所
稱保長者也申王子爲太師和王昭孫是爲度宗元舅
徐公子爲少傅節度使周公純夫少師節度使清夫和
王子爲太尉參政允堅周公子爲太府卿槐卿而福王
之妃亦出於全其時推恩諸眘溯源自鄞大賚官爵而

吾桓谿諸祖不欲攀外戚之寵以邀恩澤相約不出有司高之乃署其居旁之楔曰鵲巢以表焉是後桓谿族姓分爲八派曰前宅後宅東宅西宅中宅田宅皆府君第五世孫琚之後也曰南宅北宅皆府君第五世孫禮之後也其旣於今歷年八百有餘孫枝二十四葉而溪上之居未散代有顯者吾鄉言世家者未有若此之永者也府君之明德遠矣祖望攷唐宋之制世家巨室皆許立祖廟於京師今則無矣而宗祠之禮則所以維四世之服之窮五世之姓之殺六世之屬之竭昭穆雖遠猶不至視若路人者宗祠之力也吾家宗祠累修累圮

乾隆戊午重擇地於沙渚而建焉自府君以後八世而八宅始分故自八世以前曁八宅之别子皆列於祠昭一本也其後則不能盡登但以賢而有德貴而有爵才而有文者列之其有爵而無行或玷其宗者不豫嗚呼導山有脈導水有源吾宗人其講求敦睦之行交相勉以亢宗也則府君之所厚望哉

東浦全氏祠堂碑文

會稽東浦全氏吾鄞之小宗也全氏自大司馬以後世居錢唐給事中孝寧侯顯於宋水部郎名於陳唐世頗不甚顯而中書令府君杭政吳越中書之子侍御府君

仕於宋與其弟卜居會稽浴龍橋旁已而以其長子爲明州學錄來鄞遂家桓溪其弟無子府君以次子爲之後故東浦一支亦府君之裔孫也七傳爲太保唐公安民八傳爲太傅越王份九傳爲太師申王大中太師徐公大節特進大聲徐公即宋史所稱保長者也申王子爲太師和王昭孫徐公子爲少師周公純夫少師節使清佚和王子爲太尉參政允堅周公子爲太府卿槐卿是時理宗之母度宗之后福王之妃皆出全氏而申王再從子泉翁以詩鳴爲月泉社中巨子宋亡後節尤高當是時桓溪之全不顯而東浦貴盛無比有明以來稍

覺衰謝萬歷中副使府君始登監司而其餘不過以明經著而已雖然吾於東浦之宗以爲將來必有達者流慶其未艾也徐公之於穆陵戚畹姑所不論以潛藩之功言之非徐公不至此當時食擁戴之報者史氏兩宰相一執政其姻宣繪袁韶皆以此登兩府次之爲鄭氏次之爲余氏莫不專權秉國以吾全 之力者有意於此豈出諸家之下而竟無有其自周公以上皆身後追贈者度宗在東宮册妃節使府君主昏尚以待制守寧國其後仁安皇后會禮推恩始加節鉞而端明陳公猶言太騄節使即累疏乞休迨參政之入東府則國事已

去豈非循分畏天克守滿盈者乎蓋穆陵之得國以吾全氏而其亡國以賈氏相對而觀則戚畹之所關者亦可見矣今子孫雖隱約而詩書之澤未艾家法整然消息菀枯其有時也乾隆己未宗人修治祠宇而請文於予予乃爲述祖德以勉之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四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五

鄞 全祖望 紹衣

雜碑銘

萬金湖銘

甬東七十二溪之水會於橫溪而以其洩入江流也瀦之為湖其名曰萬金湖亦曰錢湖言其利之重也其支則有所謂南湖滄湖梅湖之屬唐人謂之西湖宋人謂之東湖說者以為前此縣治置於江東則西之其後遷於江西則東之然觀厚齋先生四明七觀唐有西湖爰在東郊湖姓以錢亦處東鄙其稱西湖溉田五百頃東

湖溉田五千四百頃則似原分東西二湖者湖勢東高
而西下其水皆自東而西或者西湖先成東湖後闢其
究混而一之歟石塘周回八十餘里有七堰焉有四牐
焉浥注阡陌直至定海鄞邱鄉而止蓋四明東道一巨
浸也李陸二公之德遠矣特湖為隱牐所限葑菰菱芡
蓮葑之流雜生其間滋蔓不除則漸淤宋慶歷七年王
荊公嘗浚之治平初元主簿呂獻之重新諸陂其時尚
未聞葑泥之患乾道五年張津乞開湖中瀦水灌田則
湖流尚有餘也是後始用以葑泥為患淳熙四年魏王
愷以鄞令姚枱之請大浚之而不得其道去葑泥無尺

許復積於山閒之限當時雖平望渺茫若已奏功者未久葑泥又瀉注於湖中堙塞如故於是有爲買葑之策欲運諸海者亦不果嘉定七年提刑程覃攝守置田千畝收租欲歲募人浚之且請禁陂塘之侵占種植盡復舊址朝議許之程未及成功而去有司奉行不虔田租浸移他用湖又廢寶慶二年尚書胡榘來守又大浚之以孟冬命水軍番上迭休且募鄞定七鄉之食水利者助役各給券食祁寒暫輟明春役再舉農不妨耕軍不妨閱農軍所不暇赴則以漁戶畢之是冬告成天子璽書褒功有若猶懼其無以繼也增置田使歲貯穀三千

令翔鳳鄉長主之以漁戸五百人分主四隅人給穀六石沿湖稽察隨茭菰之生而絕其種管隅者一人管隊者二十人皆轄之府而以鄞縣丞董司之胡議皆報可於是立煙波館天鏡亭於陶公山守牧亦時往遊豫焉是時湖上稱大治胡之後不浚湖者十六年葑復爲患淳祐二年陳塏始行買葑之策不調農不撥軍隨舟之大小多寡而售之交葑給錢各有司存其初不過數百已而至者千餘前此淘湖之田所收租以佐郡家別項支遣至此方盡於湖用之鄭清之作詩以美其事或曰買葑始于程覃未知所據蓋自程提刑而後三大吏皆實心水利之政

不徒以一時之計塞責足以配食李陸二公而無媿雖胡制使生平不爲清議所許指爲二吏之私人然其盡心於是湖則固不可以其人廢也自元時以買葦田入官于是淘湖之舉稀矣大德閒勢家有以湖爲淺淀請以捺田若干入官租者管田都水分司拒之復淸爲湖淸容紀之志中以爲塞湖之漸時拘七鄉食利之家責以去葦其所行大都如魏王時旋去旋生至順中宣慰太平謀復置田買葦然不果而鄞尉王世英之治湖則有勞焉至正中重修嘉澤廟有濯靈之異葑泥向春不泛荷芡俱鮮生者總管王元恭喜而紀之志中然亦憂

其不足恃而戒後人以善治之明洪武初又浚之其弊如大德而據爲田者竟不下數千宣德閒下水王士華以參政家居開田甚多七鄉之民訟之稍阻正德嘉靖中衛軍累請以爲屯田一則郡守寇天敘拒之再則縣令黃仁山拒之蓋湖之危而僅免者屢焉至嘉靖以後而又一變先是湖民之薙葑也以爲無用故委積之山隈欲運之海則勞費甚侈其後知其可以糞田故爭自薙之而勢家竟私徵其稅於是有司聞之遂欲分其利勢家得其大半以其羨餘歸有司其實未嘗申之憲府先侍郎自官歸有山莊在湖上因得聞其害以語監司

而禁之萬歷中有司復私取之先宮詹自官歸復請之二事見先侍郎崇祀鄉校行畧先宮詹墓志蓋是時湖民之得稍甦者吾家再世之功為多天啓元年復有投牒有司請收葑稅者鄞令沈猶龍以為葑稅出則薙葑者少而湖日淤乃大禁之苟有私徵者必治於是稅乃止截江之役兵餉不足搜山括海以厲民大將武寧侯王之仁力請塞湖戶部董守諭以死爭之得免向使之仁策行江師旋破無補於軍賦而湖隄一決不可復修其害大矣然而據湖為田者日多順治中故觀察陸宇爀復言之申明厲禁嗣是亦屢有謀塞湖者當事頗知其妄不之許嗚呼城

西之嬰湖蓋久塞矣然猶可望它山之水自仲夏以救
之若是湖則何望乎徒謂湖之可田而不知將并舊有
之田而失穫也近者淤泥日積湖身日高足以注三河
者且給一河而不足不肖之徒尚私決諸閘以取魚殆
將不塞而自滿可無懼乎說者欲大浚之取淤泥以爲
隄固之以石或自月波山接二靈山其廣八百丈有餘
若自邵家山跨楊山則稍近易成築不至復注湖中矣
而未有能行之者是爲銘曰
湖山兀兀湖雲溶溶美哉深嘉澤以祐我甬東誰其尸
祝李陸是宗亦有三大吏嗣克奮庸有元收田貽厲莫

窮有明黃沈廓淸而疏通廷爭息壞先公所同危而得存哀哉此疲農前此衛湖賈田治葑胡後之人欲塞湖爲功三犀未立雙鵠是恫遺民惟葺陸惓惓苦衷吁嗟民牧尚惜哀鴻築隄囩隰先喆有遺蹤重湖可保苧卜屢豐莫師樓昇有飄我祠宮

小江湖梅梁銘

小江湖堰下梅梁其傳不一而皆未可信舊志曰大梅山者漢梅子眞舊隱也昔有大梅生山中吳大帝伐之其上則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爲它山堰梁禹祠之梁張僧繇圖龍於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鬬後

人見梁上淋漓沾濕萍藻繞之始大駭乃以鐵絙鎖于柱遂不復出秦淮海詩一代衣冠埋窆石千年風雨鎖梅梁是也它山之梁長踰三丈去岸亦數丈横浸堰址暴流衝激儼然不動歲久不朽或有刀墜而誤傷之者流血殷然不止潮過則見其脊有草一叢生於上四時常青居民呼爲斷水梁又名梅龍二梁之餘飛入定海横亘江北是爲梅墟予家舊在溪上去梁不過數里歲以展墓必至焉每望見梁峙水中如龍昂首以擊其堰輒歎息以爲王長官之神功高吟嬾堂攻媿二君之詩以壯之顧所云鏡湖飛鬭則既怪矣近讀黃南山集則

曰吾鄞芝山之梅冠天下虬枝屈鐵蒼蘚剝鱗花疏蘂
細實脆核圓相傳猶漢種孤山之梅以和靖顯不知芝
山之過之也它山堰梁即是山所出南山醇儒其言當
有據然而前人未有及之何也及見宋魏峴它山水利
備覽則云相傳立堰之時深山絕壑極大之木人力所
不能致者皆因水漲乘流而至以爲冥助然則所謂梅
梁蓋本不知其所自後人從而神之遂有若舊志所云
是乃水經注中詭謬習語而南山之言亦但出於傳聞
之口也吾聞宋神宗時河決澶州曹村勢且逼京師程
純公帥廂卒欲以身捍之忽有大木沖流而下純公顧

謂衆曰苟得是木横流入口吾事濟矣語畢木應聲至衆以爲至誠所感然則長官之梅梁長官之深仁所致也不此之頌而援怪誕之文以爲故事志乘之陋甚矣嗟乎年運而往大梅山中護聖寺所謂梅熟堂者今已不可復問不特古木之無稽也而光同鄉芝山之梅亦更無一枝片葉存於世閒獨長官之明德所護巋然無恙吾鄞西南隅之民水耕火耨不爲甬江之潮汐所困惟此梁爲砥柱詎不偉歟從來大木之以堅久名者曰梓曰柏曰栗曰杉曰楩楠不聞其以梅嘻亦異矣哉乃爲之勒石於雲濤觀前而系以銘曰

是本眞龍天吳所伏何須畫龍玄黃相觸洞天潭潭一水鎖之外江內湖右之左之

大寶泉銘

慈谿縣西二里有大寶山山麓有泉色青而味甘楊文元公私淑高弟趙氏講學於此有元之大儒也慈令陳文昭北面受業學者稱爲寶峯先生嗚呼是卽闞湖之支流而吾鄉心學之蒙泉也寶峯書院旣圮舊又有寶峰禪寺亦衰甚而遊人過其下者遂少清流潺潺莫相賞於岑寂之中者然水味之勝終不以世之用乙滅也前輩善論水者以陸鴻漸劉伯芻張又新之好事亦終

不能徧嘗諸水故濟南之趵突諸泉衍爲七十二種以其遠在江北不得預而中吳鄧尉山下緣募有七寶泉不爲甚僻之地直至倪雲林而著則甚矣遺佚之多也吾鄉以二百八十峯之水灌輸浥布其最著者爲屯山泉雪竇山之瀑泉化安山泉皆稱絕品大寶所出不若三泉之壯闊而邑味則無減焉雖然是特以風流之緒習爲之標置要之是泉當以寶峯先生重耳予門下董生秉緼遊此歸爲予述泉味之甘而惜世之無知之者也予乃告以顛末而復爲之銘其詞曰

寶峯兀兀寶泉泠泠風於峯爽可挹浴於泉清可馨行

有尚維心亭講堂雖沓帶草猶青汲新水戒羸瓶師先詰勖後生

吳丞相水則碑陰

吳潛記略曰四明郡阻山控海自高而卑水納於海則田無所灌注於是限以碶閘水溢則啓洄則閉其啓閉之則曰平水往往以入水三尺為平夫地形在水之下者不能皆平水而在地之上者未嘗不平執三尺以平水無不平矣余三年積勞於諸碶至洪水瀉一役大略盡矣已未勸農翠山自林村由西門泛舟以歸暇月又自月湖沿竹洲繞城南偏度水勢其平於田塍下者刻篙誌之歸而驗諸平橋下伐石為準榜曰水則而大書平字於上方暴雨急漲水沒平字戒吏卒請於郡亟啓鑰若四澤適均水露平字鑰如故平橋距郡治巷語可達也都鄙旱澇之宜求其平于此而已矣後之來者勿替茲哉

吾鄉水利阻山控海淫潦則山水爲患潮汐則海水爲患而其地勢有崇庳故必資碶牐之屬以司啓閉由孔內史來牧守之賢者大率以治碶閘爲先務而經畫盡善靡往不周莫如宋寶祐丞相判府吳公其所剏所修詳載圖志水則乃其最後所立也丞相嘗徧度城外水勢刻篙志之歸而驗諸城中四明橋下勒石爲準榜之大書平字水苟沒字則亟遣人啓四鄉之閘不待塘長輩中報以稽時日不然則仍閉之而築將亭於橋上丞相朝夕車騎過之卽見焉居民因呼四明橋爲平橋且立廟以志丞相之德其後水則之旁皆作社學碶爲屋

障不可見而時亭亦廢亦無有以此爲意者蓋自元大德中都水使者到路嘗董治之直至
國朝順治中海道王爾祿求之則碑已沒入瓦礫中乃爬梳而出之然時亭左右之屋卒莫之能撤也嗚呼吾讀丞相碑記以爲碶閘者四明水利之命脈而時其啓閉者四明碶閘之精神美哉言乎夫水利之命脈即斯民之命脈而碶閘之精神乃牧守所注之精神也今牧守之精神其與斯民之命脈漠不相關無惑乎碶閘日荒而水利日滅攷四明之水則有三其一在它山堰旁之迴沙閘其一在城東大石碶橋下皆前守陳塏所爲

陳亦四明牧守之最講水利者也然其規制不同迴沙必以石之沒水爲準大石乃以入水三尺爲準故丞相不取大石之式而用迴沙之式但丞相所立之精在於盡度城外水勢而攝其準於城中不勞遍驗而足以遙制斯又陳之所未逮也嗚呼觀丞相江湖諸碶閘其功偉矣清容夙有憾於吳氏葢以其祖越公爲史氏之私人丞相曾糾之故志中於其一切善政略而不及反謂江水入餘姚三千里與四明山水接更十里湖已沒舊以堰限之丞相忌吾鄉公相之多徙堰於上虞湖至舊堰不數尺舟楫蔽沙岸雖驛舟不可發以此爲丞相之

過丞相之惓惓吾鄉水利爲何如方且據形法家之言開新河以助文運而乃有是哉甚矣淸容之謬也予遊湖上摩挲水則舊碑丞相記文剝落已盡乃爲重鐫而附記其陰淸容又言育王浮圖知愚有高行丞相求序其語錄知愚以爲丞相晚節如病風不許丞相怒而杖之爲斯言者眞顚倒是非如病風而浮圖之妄亦可知矣因序水則事而幷及之

桓谿舊宅碑文

予先世家桓溪之上故搜索溪上文獻最詳嘗謂鄞之山水自四明洞天四面有二百八十峯其在鄞者居多

然莫如溪上之秀舒龍圖嘗以慈谿桓溪藍溪稱爲三溪予謂鼎足之中當推桓溪者以本邑也句章城址邈矣溪上之山其脈甚遠溯自四明山心之杖錫迤邐而出大小皎之幽深石臼之清奇天井之閒靜鸒巖之明瑟或起或伏穹穹窿窿其中藥爐茶竈瑱枝玉木雞犬俱別不可名狀溪上之水發源四明山中及放乎蘭浦而下它泉汩汩一碧如洗葱江環其背春深而綠陰夾岸秋老而絳葉滿沚千篙競發縮項之鯿時出丙穴雖山陰道上之泉不足比美句餘靈淑之所薈萃也而吾鄞諸史之卜築其閒者亦於此最多故遊人遷客亦最

盛自唐賀祕書爲開荒詩老其高尚澤今尚存宋豐清敏公則蕭江其故居也陳尚書以忤蔡京歸於密巖結屋巷南渡而後魏文節公自焦山來築碧溪菴於石臼爲觴詠地而張監軍良臣自大梁來亦卜居焉三徑密邇其時文節東閣之客用於江東王季舜之詩白玉蟾之仙柴張甫之俠（張甫名匡見剡源集）葛天民之誕皆以魏張之友來溪上又未幾時而樓宣獻公別業在焉宣少師之別業亦在溪上而鄉里以其人不甚重故弗稱咸淳間安祕丞劉以忤賈似道亦居溪上日賦詩而王尚書深寧園亭多在城東其溪上小園則晚年所爲也東發黃

先生亦別署杖錫山居士其寓溪上最久清容謂溪上盛時碧瓦朱甍翬飛鱗比望之如神仙居嗚呼盛矣予家先世文詞之學實自義田宗老六公發之其時正及接樓王諸叟之風采至今取所傳家集讀之雖所造深淺不同然莫不循循有前輩師法夫山川之秀必賴人物以發之不然則亦寂寥拂抑而不自得以溪上之山川如此人物如此數百年以來忽變而爲樵童牧叟荒江野燒之場流風遺韻澌滅殆盡欲求當日諸老蹤跡不可得豈不惜夫予自放廢以來復從宗人求一隙地築室其間思爲溪上田父以充

聖世之幸民因念漢宣城太山有廟多名士集其中荆州刺史爲立冠蓋里碑唐之衡陽有儒林文學碑以志其一州人物今吾溪士之盛實無忝焉乃爲文勒石樹之舊宅之旁後生晚輩不及見前哲之風流得此碑猶可追溯而想見之也

先侍郎笏銘

吾家自明季喪亂以來累世之圖章法物喪失殆盡獨先侍郎尚留一牙笏曾王父而降珍之以爲宗器嗚呼是鄭公甘棠之遺也先侍郎事永陵風節卓絕適有詔入直西内草立侍郎以爲不可乃遜詞以母老願南遷

侍養時同里袁文榮公應徙南院聞侍郎之有此請也亟祈要人願得入直侍郎即代之南而文榮從此馴致大位于攷當時翰詹諸臣鮮有不以青詞進者但得入直宮袍一品立致要津至南院則左遷也桂洲以侍西苑得宰相垂老不肯戴道冠遂爲分宜所擠浙鄭屬華亭求撰文不得旣登揆席因修郄焉薦紳先生幾莫能自重者其時有陽明講學高弟尚不能辭此席特稍於其中寓諷諫而時論已難之南充陳文端公以御桂洲代呰青詞之舉見重一時則先侍郎之甘心於遠出而皭然不滓足與日月爭光也已荆石作墓志畧敘其事

而明史失之嗚呼宋孫威敏公不讀溫成冊元吳文正公不撰佛經序史家皆以爲大節誠以先侍郎視之其何歉焉嘗觀宋元以前史臣多能闡人之生平苟有可傳必從而紀之後世之人劣於古而史又多所失落豈好善者稀歟晚年去位時相蓋以爲椒山之黨也夫不媚天子其肯媚權門乎哉吾聞笏之爲言忽也古人所以書思而對命也有所受於君則記之有所指畫於君則用之當時侍從諸公寧有都俞之名言要不過齋宮之謬語依樣葫蘆其登之魚須手版適足爲辱則夫先侍郎之笏眞中流之一壺矣乃爲之銘曰

嗟我孫子惟先人是似莫以躁進而伎能貽刺不見白雪超然塵滓縱復投閒吾道自充其究伊何不過不作公試看遺笏有光熊熊

第九洞天私印銘

圖經七十二福地稱爲三十六洞天又別有十大洞天之目而四明山居第九四明二百八十峰稱洞天者又有三焉慈溪則大隱也奉化則棃洲也姚江則茇湖也可謂盛矣然此特以神仙所居言之至若標舉清勝則以皮陸所咏之九題著而其爲皮陸所不盡者蓋非屐齒所能窮也史忠定王爲諸生嘗入雪竇穿杖錫求所

謂洞天者不可得旣貴退居湖上之竹洲乃摹洞天之
九題於湖上累石穹雲而成之孝皇御書洞天之額以
榜焉卽所稱眞隱道觀者也忠定賦之最多其時放翁
輩所作洞天詩皆指竹洲於是城中亦有洞天之名先
侍郎之投老也心慕鹿亭樊榭之勝嘗築雙韭山房於
大雷蕬四明東七十峰之門戸也故以花乳石鐫私印
曰第九洞天學者稱爲九山先生侍郎下世是印歸於
先宮詹之手是時眞隱遺址適爲宮詹所得卽所稱平
淡齋者也於是復題其闕曰洞天行館蕬遠取忠定之
遺而近卽以接侍郎之志故是印也宮詹尤珍惜焉桑

海之時雲擾吾甲第圖籍蕩爲冷風寒煙所謂雙韭山房平淡齋者俱歸宿莽而是印亦不知流落何所康熙戊戌予初爲諸生鄞之學宮有鋤地者忽得石印一銅印一其石者卽先侍郎之章其銅者農丈人余公之章也土花斕斑以其沈埋之久也倍增古色予乃購而得之嗟乎蹈海之琴復還是亦遭遇之奇也予讀四明諸志乘其於三洞天之名不能舉其本末至於九題之地亦未深覈而忠定之洞天則竟畧焉談桑梓之舊聞者不可謂無過故因私印之歸而爲之及其大畧以見是片石者葢不得僅以先人之手澤目之而四明洞府之

地望繫焉湖上之故事存焉詎不爲吾家之宗器也歟城東大嵩石亦印材也乃取以爲是印之匣而勒以銘其詞曰

片石之稜稜四明山骨之所凴歷刼歸來以尋舊盟寶茲世守足比連城

諸葛氏義門銘

乾隆丙辰有叩吾門晉謁者閱其刺紹興菁江諸葛生也詢其系明大理卿浩之族孫也細問其家六世同居之義門也予歎曰當今世而尚有此古道哉三代之世先王有大小宗之法以維繫卿士大夫之族姓降而士

農工商亦大率使之羣萃而居其嚮民於忠厚之途方且爲睦婣任卹之教使之推廣於戚里之閒而其本支無論也然而攷之於禮亦祇大功之兄弟爲同財而大功以下聽之先王豈不欲天下之人世世其其資業皡皡然遊於吉凶同患之天而泯其有無之跡而乃僅僅以三世限之況三代之民本無甚富甚貧之別又非若近世之枯菀判然也不知世數漸遠丁口之多寡不能盡同性情之參錯又難畫一雖欲強爲維繫於其閒而勢有所不能五倫之屬父子兄弟以天合夫婦以人合而非夫婦則生育之功不成故雖以人合而天合者實

由之出然其由合而離亦唯夫婦之私爲之厲至於溺房闈之言疏友恭之誼天合之愛不勝夫人合之昵可爲長太息者也秦漢而降世教日漓民散於下已非一日而其中容有自拔於薄俗之表能挽頹風於日下之流至十世八世六世同居而不散者有司必以上聞天子必加殊奬蓋此乃三代之時所不可多得者而於近世得之詎不爲朝陽之鳳哉今諸葛氏之同居也一門百口胥受裁於家督問其田不過三百畝百口之糧粗足耳問其貲不滿千金雖生息不足以給百口之用而尤難者其中東西二脊東脊孤寡之後丁口不滿二十

而西脊生聚之繁直居其十之八乃能不以盈縮爲辭且其中有讀者有耕者有貿易者讀者有膏油脩脯之需非若耕與貿易者之多所入乃能不以勞逸爲辭至於內室無私置之廚竈娣姒先後無私蓄之衣斂總以均齊養其沖和之氣嗚呼此近世之休祥也

國家定鼎百年史冊所書尚未有若此者吾不曉有司何以不爲上聞使

天子不得褒崇之以勵世則亦令典之一闕矣雖然同居而至六世可謂難矣吾更願諸葛氏子弟世世聰聽

祖考之彝訓恪守高曾之規矩愈永其傳則愈爲

國家之瑞昔者壽張張氏至勤天子之駕過之而江州陳氏逢歲饑天子輸之粟然此猶人世之寵也鄞之薛氏有瑞室在張村累遭大火不災則天且佑之是以潛溪為浦陽鄭氏作志銘按其代而稱之曰故義門鄭氏第幾世某公某文可謂榮矣夫歷世漸遠必有成書使子弟得以遵行之者而後可久故陳氏有家法青田陸氏有家制鄭氏有家範其中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一門之內而王道具焉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諸葛氏之耆老其及今勒為書以示後弗怠也吾浙東世家鄭氏至今猶稱繁富

然吾每見有從浦陽來者輒問鄭氏近日子弟若何而人多言其子弟漸以失教有好博奕者有好爭訟者不特不能守先世同居之睦抑且家聲日剝爲之悵然天下盛極必有衰鄭氏自宋而元而明以旣於今其衰亦非人力之所能禁獨其家法之陵夷爲可惜耳吾願諸葛氏子弟其愼保之異日

天子旌閭復役使史臣筆之以爲吾浙東之光是之謂祥麟是之謂威鳳是之謂甘露醴泉神芝朱草不可以自褻也更爲之銘銘曰

在昔諸葛氏兄弟分三國而嫌疑不生誰爲調護之惟

忠節之至可以通神明於今諸葛氏兄弟合百口而乖離不生誰爲和齊之惟孝弟之至可以通神明吁嗟諸葛氏尚其善守成上以邀
國寵下以振家聲

結埼亭集外編卷十五終